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起凡申明孝宗弘治元年盡凡十八年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杜銘罷羣望屬為新時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帝以王恕薦召用之

二月帝耕藉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責亂宸聰即斥去之嗣後每歲仲春舉行

罷選淑女

中官郭錦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遠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閣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為諛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於春秋俟祥禋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庶不逮而後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罕慎為忠順王

○三月帝視國子監○御經筵命儒臣日講○起用言事降謫諸臣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機進士李文祥教毓元並以言事逮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璫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吏部起用之

夏四月釐正祀典

依洪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法司擬曉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科臣陳璫等劾曉罪大惡極不當寬命棄市

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二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湯鼎於獄成之

先是帝廣言路庶吉士鄒吉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當路兼意氣尤銳大臣多畏之劉吉尤刺骨使人囑御史魏璋曰君能去嚴行

貪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嚴短嚴家壽州知州劉概嘗餽廉白金遺之書云夢一人騎牛幾墮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

姓意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道也廉喜以書示客璋得問會帝遣官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薦廉及劉概可任璋因嗾同官陳景隆

劾吉人私立朋黨并及概貽書狀劉吉從中主之下詔獄廉概戍邊人削籍智文祥貶官璋遂擢大理丞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敷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乞休慰諭之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秋七月詔求直言○冬十二月朔日食○賜故少保于謙謚忠愍加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諡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旌功

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冬十一月有星孛於天津詔羣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人星杵回近營室考之載籍為兵為饑為水旱死亡之徵又曰天下大亂竊見連年風雨不時所在水旱邊境未寧盜賊竊發禍亂之作恐亦不難惟陛下深思軍民困苦沙河橋南海子役軍士數千經年未見畢工內府磁器本足用無故違內官燒造並宜停止所司有陳闕失者伏望體納次第舉行則可以易災為祥轉禍為福從之

京師地震

四年春二月遂番僎○三月遂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絃涇鎮初總兵官柳景食暴不法景逮下獄以連端周太后家有異援反計絃不已命逮絃并鞠罷歸絃被逮時方議討後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驛從不貶損既踰嶺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尊遠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服其得體

夏六月地復震○秋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叩之察御史鄭魯劾喬新通賂鞠治無實遂乞休去

九月以彭韶為刑部尚書○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尚書入閣自濬始至六年二月內夏濬遂居吏部尚書王恕之上其後申侍郎詹事入者班皆列六部上矣

十二月土魯番以哈密來歸○鳳陽陵火

延九十餘里

召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

戶部奏定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氈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

三月立子厚照為皇太子○夏五月求遺書○六月下御史彭程於獄尋遣戍

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修齋行法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况投無益之地先帝
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心陛下如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逢迎之罪帝詰責
光祿卿停俸程暴揚先帝下獄戍邊

秋八月劉吉罷

吉與萬安劉珝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二六尚書之謠帝仁明同列劉健徐溥皆正人二人有論建吉亦署名時時
竊美名以自蓋至是帝欲封后弟伯彝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兩太后家子弟乃可帝不悅遣中官諷令移疾歸

冬十月更中鹽法

明初於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衛邊儲以充成化時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令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召商納
銀令運司類解大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
廢商屯撤業救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執行捐例
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賜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六年春二月錄常遇春李文忠鄭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遇春元孫復文忠元孫璫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宗皆與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為副都御史治之

詔博選才臣往治時大夏為浙江左布政以王恕等薦權副都御史賜初遣之大夏塞張秋鎮河下流使北入東昌臨清由天津入海
運道以通復自黃陵岡浚賈魯河孫家濠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
秋鎮曰安平鎮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以哈密來歸詔封元裔陝已為忠順王欲以鎮定諸番未幾諸番索陝已財幣不得阿黑麻怒率兵襲哈密執陝已去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前都督同知緝諫往經略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先是恕與邱濬同陪太子大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不悅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梓行濬謂其沽直諂君太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亦銜恕因訐恕變亂選法所作傳侵先帝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外論謂濬實嫉之恕奏辭下文泰獄記狀果連濬濬亦疏辨乞放歸帝慰恕恕稱疾罷歸文泰敗官

六月蝗○秋八月京師大雨雹○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為貴戚近臣所疾故致仕去

七年春二月詔羣臣言闕失○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瓚平黑苗

都勻苗也富架長脚等作亂廷瓚與兵備副使吳倬追熟苗詐降富架誘入寇伏兵擒之乘勝深入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脚以歸廷瓚請於都勻清平二衛設流官與土官兼治於是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曰清平苗患漸息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杭水利

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滬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大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入海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入海下流既通於是開湖州之邊溼洩天目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泗上流亦通凡修濬河涇濱湖港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勅

大學士徐溥等以誥勅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內閣預機務。○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冬十二月復哈密。

土魯番既襲據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遣軍東諸部附已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夫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青熟番情召詢方略肅備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於帝勅發罕東赤斤苦峪兵令副將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分數道進至羽集也川畢會夜半大雨雪及明奄至城下拔之牙蘭遁後二年土魯番以陝巴來歸仍令為忠順王鎮哈密。

九年夏四月以周經為戶部尚書。

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緩通征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請蠲除監稅官課人多者與下孝言濫苛切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龐洋御史劉紳等於獄。

岷王奏武岡知州劉遜不法事命錦衣官校逮之洋等率科道論叛帝以親王勅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洋紳等六十二人於獄臺諫署一空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九卿力諫釋之遜亦無事。

六月詔舉將才。○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請革東廠黜為民。

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斷獄忤東廠法司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珪不平上言臣在刑部三年見盜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有稱校尉挾仇陷或為人報仇或受首惡贓令傍人抵罪刑官莫敢改多枉殺人臣願陛下革東廠裁楊鵬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虎口孰若死於朝廷願陛下斬臣當行臣言死不悔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放歸進士孫磐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言裨國家大體分別權敘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之時不能用。

十年春三月召大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畢召徐溥等於文華殿出各司題奏由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每顧問必稱先生帝即位以來宣召顧問自此始後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朔河川指揮劉銀等戰死。○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貴禍大夏曰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易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易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伯顏猛可及北部亦卜剌因王大節等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虜相倚日強遼東宣大延綏俱被殘詔起越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涼兵弱非藉延寧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托以腹心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檢束出入從之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官監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呂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朝望令即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較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

虜巢山後久熟知路邊累招野乞克力等擾邊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依道傍賊來襲復追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患卒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罷

溥性凝重有度在政府十二年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帝多嘉納嘗言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惠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至是以疾乞歸踰年卒贈太師諡文靖

冬十月清算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中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底倉經殿內官監連年災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錄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饒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皆夜赴專官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曰今日之事如嬰瘤割之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為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有丙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

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

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給事中楊廉上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更得黃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為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

火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景禦之敗績

虜騎七千餘入威遠衛果與都指揮鄧洪等禦之賊數合大敗洪及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行

十三年夏五月朔日食六月火篩寇大同遣朱暉史琳帥師禦之

言官劾陳銳等無功乃召還以保國公朱暉充總兵官侍郎史琳提督軍務益兵往禦

秋七月京師地震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於獄貶其官

雄上言禦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胡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眾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虜益猖獗今去陳銳用朱暉暉素不更事固不多於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拔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然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冠已退乃還

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河南山西地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

夏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虜以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殺掠殆盡自鹽池驛至花馬池等處虜眾充斥道路不通是年秋暉等以五路之師夜襲虜於河

酉

申庚

紀

套斬三級以捷聞小王子大歸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夏境三輔震動

秋七月普安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官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護構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子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子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眾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等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需益州至是復歸故營攻劫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略普安幾陷命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劫營擄友去

九月朔日食○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殺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効敗將楊琳等四人罪練壯士與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大夏辭不許既拜命問曰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十二月火師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精兵三千防禦以恭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計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有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餓一渠魁如火師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繼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龍官軍四面急攻米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瓊州黎亂討平之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眾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顯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十里其五指山林菁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眾聚散無常攻之則累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即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

賊遂平

十六年夏四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衛大疫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龍川宣慰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地屢震暴風曲靖火災殿房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攫取以致小民含怨上于天怒命望兼左僉都御史巡視雲至鎮黜不職者數十民心新安

秋九月桃李華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無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釋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選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定祔廟制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周太后不欲慈懿合葬裕陵廷臣伏哭文華門始得請及葬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曠以待隧獨通至是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曰陵有二隧一室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後問祔廟禮劉健言當時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用唐宋故事非漢以前制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別祭奉慈殿為言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亦得闕宮之義宜徵故事於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太后於奉慈殿正中從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於裕陵○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雪○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耆為令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

火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溺死星子德安二縣人無數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選操軍萬人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璫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勅廷臣冒蒙召聞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貶大理少卿吳一貫為嵩明州同知

先是泰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毛喇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鼎以提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卻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論天祥死斃獄中。天祥叔父洪慶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前獄抵一貫死閉廷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廷執如初帝怒令更擬廷終以原擬上謫一貫嵩明州同知茂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繼惟天祥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焉

罷雲南銀場

十八年春正月小王子入寇○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並索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耀長不踰中人先是充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獻欵受命辛卯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午刻崩年三十六

太子厚照即位○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太后○冬十月葬泰陵

起丙寅明武宗正德元年 凡十六年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任繡快快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繡鄙無學識好嬖寵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今天下多通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

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難交於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戶部尚書韓文並罷

瑾東宮舊監也帝即位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俱用事時號八虎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入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先是健東陽還以瑾等盡惑上心請誅之疏留中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戶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極諫帝命司禮監王岳等詣閣議遣瑾等南京健逃欲遂誅之事垂濟而焦芳洩其謀於瑾瑾等夜趨帝前環泣曰微上恩奴輩飼犬矣且羆馬鷹犬何損於政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按要地韓文再疏諫不聽健還即乞休聽歸瑾既得志遂以事疏韓文職并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還者瑾每奏事必傾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元焦芳為潤色之東陽頗首而已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入內閣豫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整瑾迫公論令整與芳同入閣

除由阜孔氏田賦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

劉健謝遷既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還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

勅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復寧王宸濠護衛

初宸濠祖甯靖王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清以花馬池一帶地勢平浸寇每從此毀牆入固原平涼不能耕牧請修築邊牆帝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

秋八月作釣房

帝為羣閣盡設於西華門作釣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以楊廷和為文淵閣大學士

三年夏六月劉瑾執朝士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時酷暑有暴死者明日李東陽等乃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眾復宥

秋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大夏以鎮守中官童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能用致仕歸劉瑾與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數變逮下詔獄論死都御史屠滽特不可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解瑾詞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頭去觀者歎息泣下

四年夏四月王整罷

整初開誠與瑾言間聽納而焦芳專嬖阿瑾橫彌甚整不能救乞休去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年七十五卒諡文恪

六月以劉宇為文淵閣大學士張綵為吏部尚書始宇介於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輒以小過告御史瑾初通賄望不過數言金字首以萬金贄瑾瑾大喜遂晉吏部尚書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乃乞省墓去綵以瑾同鄉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妻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與載歸瑾誅宇削籍綵以預謀逆死獄中仍剖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秋小王子冠延綏

五年春二月以曹元為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

時湖廣歲饑盜起涉陽出沒洞庭間岳州陷臨湘官軍屢敗鐘檄都指揮潘勛等擊破之禽斬七百餘人四川保甯賊藍廷瑞駭本怒屢惠等眾十餘萬延蔓陝西湖廣之境陷通江營山縱掠遂劍二州鐘令水順土司彭世麟以計禽廷瑞本起斬之廖惠逸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截良民為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掣兵如篋土兵如斨

夏四月安化王真鑑反遊擊將軍仇鉞討平之

真鑑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蓄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甯夏以五十畝為一項苛飲醵怨真鑑遂舉兵反殺東友巡撫總兵官傅檄逮近以誅劉瑾為名詔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大監張永監軍先是仇鉞屯王泉營真鑑召之鉞謬以兵紮賊營自稱疾堅卧及一清將至真鑑令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乃提昂首麾兵馳縛真鑑賊平論功封咸甯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播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綱為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綱為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劉瑾數於眾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乞歸瑾敗斥為民後大盜趙鐔寇河南發其先塚取芳衣冠被庭樹砍裂之芳僅以身免

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門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鑪旦攝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教爛習番僧諱自名領古班丹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隙因與畫策請誅瑾及獻俘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出真鐔機因奏瑾不法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明日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悉如舊帝親籍瑾家金數百萬珠玉寶玩無算所持扇內藏利匕首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鞠午門獄具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啖之諸附瑾者皆竄逐朝署為清

曹元以罪免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自劉瑾侍東宮即與相結得幸緣蹶至卿相建敗元上疏乞哀言官交劾下為民

九月以劉忠梁為文淵閣大學士○冬十月霸州盜起

初文安盜張茂交通豹房近侍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為官軍所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詔貫死捕賊自贖尋叛去聚眾剽劫旬日間眾至數千明年賊分為二劉六劉七寇山東趙鐔寇河南命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偉中錫主招撫致賊大誣逮下詔獄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屢奏捷太監谷大用等謂賊即可平冀邀封賞與伏完伯毛銳帥京軍往討駐臨清賊擁眾突霸州犯京師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羣盜縱橫陷山東七十餘城道路梗絕又明年命威甯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趙鐔於河南鐔奔湖廣官軍追獲之於江夏劉六奔夏口殺都御史馬炳然劉七自大江下孟廣保保狼山官軍分道擊之劉六劉七並亡死凡三年始平

六年春正月以楊一清為吏部尚書○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時撫州有東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華林賊贛州有大帽山賊官軍屢戰失利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萬年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土民深怨焉

夏五月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贈太保諡忠宣

冬十一月地震。○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舛誤，示李東陽，忠知為中官所譖，乞省墓歸。

十二月，以費宏為文淵閣大學士。○黃河清。

自清河口至柳鋪九十餘里，凡三日。

七年秋八月，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

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禽斬賊首俞思倭等，遂請班師。

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並姓朱氏。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國姓。

冬十一月，詔大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留京營。

初，江彬結義子錢甯以進，及彬驟得幸，甯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於是調四家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領羣閑善射者為家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性詳慎，有文翰，初與劉健謝遷等請誅劉瑾，健遂詞色甚厲，惟東陽少緩，故健遂去，而東陽獨留。瑾推辱縉紳，東陽亦多所解救。至是以老疾乞休，許之。家居四年卒，贈太師，諡文正。

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士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黥倖者多不死。及破姚源賊，金與諸將置酒局會，賊賂目兵乘間遁，轉掠徽衢，餘眾復集。至是，召金還，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明年，連破賊於貴溪、東鄉、賊平。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為奇巧，以獻置火藥宮庭，遂延燒。宮殿皆盡，楊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宴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語皆至切。帝不省。

二月，以靳貴為文淵閣大學士。○夏五月，費宏罷。

錢甯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宏綵幣珍玩，拒却之。甯慚，宸濠請復護衛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甯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中官

持奏詣閣宏乃言不當卒子之於是宸濠與當合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當初宏弟家不當留翰林即指為宏罪中旨責宏令自陳狀宏即日乞休命并家致仕

秋八月朔日食○京師地震○九月謫編修王思為饒平驛丞

時帝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誦言孝宗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疏留中謫饒平驛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返為庶人當返自殺

當返好弄兵聞表質善射嘗召與角勝負怨家告質謀逆詞連當返遂被逮謫守鳳陽陵既至觸牆死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十年春正月帝事於南郊遂暮成禮

楊一清等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晝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仗自朝至暮饑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傳語必啟戎心疏入不報

夏閏四月以楊一清為武英殿大學士

時楊廷和以憂去用一清代之

冬十一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截夾

江舟大難過易以構艘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忌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朔日食

十一年夏大旱○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戶○秋八月楊一清罷

時義子錢甯用事一清以災異陳時政議切近倖甯與江彬等惡之使援人於帝前為蜚語一清力請骸骨歸

以蔣冕為文淵閣大學士○以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於南海子

郊祀畢即幸海子縱獵夜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四月新貴罷○五月以毛紀為東閣大學士○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攘權數遣帝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警何鬱鬱居大內為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得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將覓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聞蹕不奉詔乃還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固度關幸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第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未幾幸陽和迤北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勳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者數百人以捷聞京師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臣○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將至京命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廷和執不從乃已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帝還京師夏五月朔日食○六月葬孝貞皇后

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諫修省不報
秋七月帝自加封鎮國公復如宣府

勅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神功聖武宣加顯爵以報其勞今特加封鎮國公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於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遂北行由大同偏頭關渡河次榆林綏德至應州太原
王守仁平江西賊

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創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仇時相詬訾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賴地多深阻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潭州判頭諸寨有賊首池大駭等於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有特用之守仁先攻大庾賊巢潛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既而進攻橫水破賊巢三十八斬首三千有奇四道積年逋寇至是悉平

十四年二月帝還京師○京師地震○帝自加太師勅諭南巡

諭禮部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南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又諭工部今南行且亟修黃馬快船閣臣及科道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輩等疏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倭幸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六事一崇聖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等亦言陛下南巡西北四民告病哀號聲徹天今聞南巡民多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相人之禍郎中張行瑞等百餘人相繼抗疏諫帝怒甚執六人下鎮撫司掠治餘一百七人跪闕前五日旋杖之死者十一人